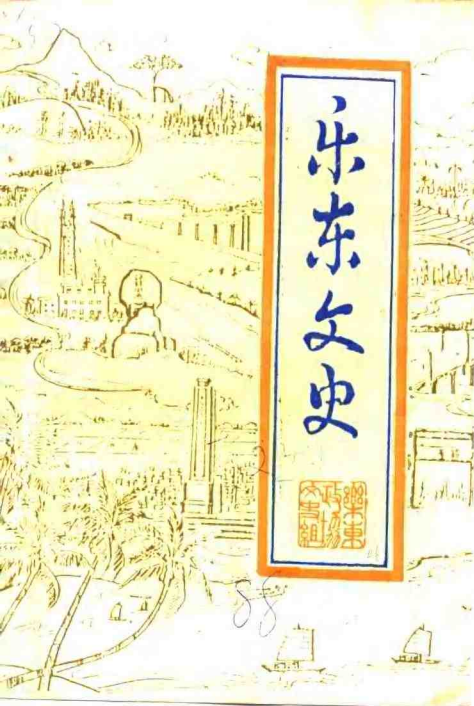


乐东文史



H161/47



1988年
总 2 期

顾问:

王开贤 张盛典

主编:

黎兴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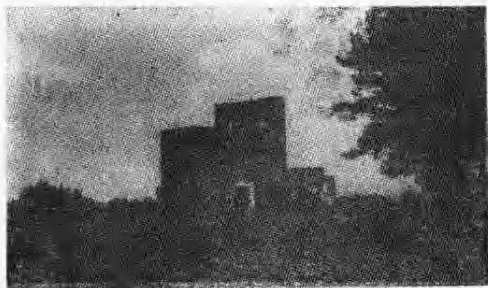
编辑 (排名不分先后):

陈运强	邢福壮
关义秀	吴毓英
高秋华	周选桂
陈 更	陈修演
郑文史	李献芳
李学明	孙其祯
王海育	邢建强
吉炳文	周铁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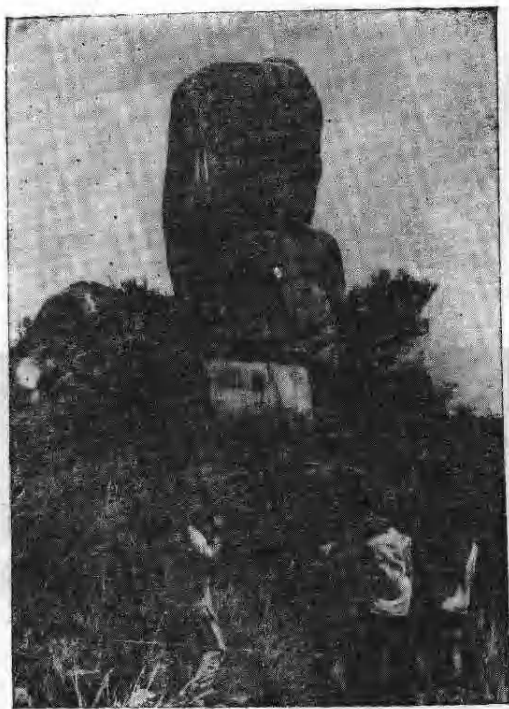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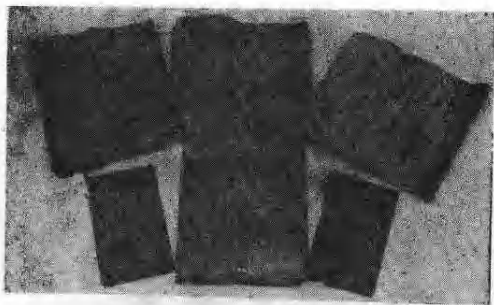
乐安城遗址（现乐东县农科所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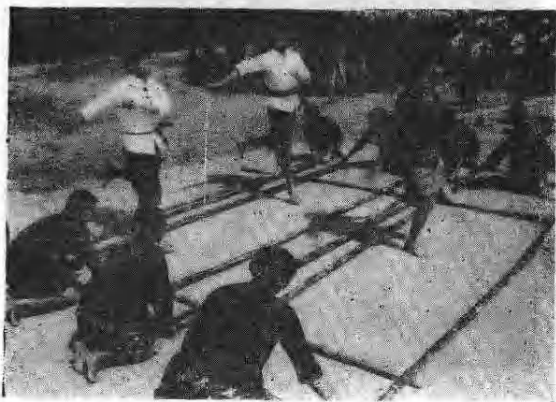
侵琼日军南进机场指挥楼（在赤龙村东南）



石門摩崖石刻——“砥柱中流”



苗族经书



黎族打柴丹

清·吉大文詩

邢福壯書

萬里投荒客，今生入鬼門。
朝端無黨羽，海外有兒孫。
冠帶唐家寶，烹飪李氏村。
孤寒空下淚，南極望歸魂。

萬里投荒客，
今生入鬼門。
朝端無黨羽，
海外有兒孫。
冠帶唐家寶，
烹飪李氏村。
孤寒空下淚，
南極望歸魂。

目 录

史 料	· 古代史料 ·	
	1. 李德裕和他的弟子在崖州多港峒黎村	黎兴汤 (1)
	2. 乐安城变迁	吉家科 (19)
	3. 乐罗古今谈	陈家博 (21)
	· 抗战史料 ·	
	4. 西沙群岛危亡宣言书	陈运洲搜集 (24)
	5. 一部惊心动魄的抗战史诗	
	——《抗日救国国歌》	孙恢尧 (25)
	6. 日军罪行录	陈运强 (55)
	7. 张睦群回忆黑眉反击战	邢力新 (58)
	· 解放战争史料 ·	
	8. 在乐东解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陈武英 (62)
	9. 解放战争回忆录	林志超 (69)
	10. 南美兵工厂简介	邢治全 符开光 (82)
	11. 多港狙击战	陈武英 潘江汉 英若 (执笔) 乐文整理 (84)
	12. 千家伏击战	陈武英 潘江汉 英若 (执笔) 乐文整理 (86)
	13. 多港峒黎族农民起义	黎蔚林 (88)

	14. 苛捐逼民反 ——记莺歌海村渔民抗缴渔盐税的斗争 李逢宪 (90) · 手工艺史料 ·
	15. 黄流手工艺史话 杜庆珊 林毓良 蔡国敬 (94)
人 物	· 古 代 · 16. 张衡轶事..... 多 侃 (99) 17. 邢定纶传略..... 李学明 (102) 18. “马豆哥”的故事..... 孙 灏 (104) · 现 代 · 19. 陈垂斌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片段 林毓良 吴毓英 (107) 20. 长歌不息 浩气永存 ——孙恢尧先生和他的《抗日救国民歌》 黎兴汤 (109) 21. 抗日英雄谱..... 县志办供稿 (112) 22.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记抗日志士邢治壮 孙 灏 (118) 23. 抗日爱国志士——陈漫夫..... 陈作平 (121) 24. 李大和、甘 嫂..... 吴毓英 (123) 25. 颜绍禹、陈石蛟、颜绍奎..... 颜国才 (124) 26. 林吉祥去延安..... 吴毓英 (124) 27. 我的战斗生涯..... 符桂花口述 王秀波整理 (132)

人	28. 张忠中将军传略 郑希陈 张授寿 周建兴 张授龄 (执笔) (135)
	29. “国大”代表吉章简将军传略 吉灏承 邢炳鸿 (138)
	30. 吉章简夫妇与旺官乡国民中心小学 林毓良 (141)
	31. 罗业鼎先生 火 成 (143)
	32. 回忆我的父亲——卢亚雅 卢鸿群 (145)
	33. 世界技巧冠军——胡富芬 蔡国敬 (149)
物	34. 乐东县历届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任期表 党史办供稿 (151)
	35. 文坛新秀——李挺奋 李学明 (153)
	36. 民间文艺家、作家张跃虎 李济良 (155)
	37. 乐东汉族民歌概述与鉴赏 杜庆珊 (158)
	38. 陈圣与家书 林毓良搜集 (164)
	39. 陈秀才妙对吉举人 济 良 (166)
文	40. 苗族经书 陈斯林 王庆明 陈继忠等 (167)
	41. 三元、三清图及盘王印 陈斯林 王庆明等 (168)
	42. 黎族打柴舞 黎兴汤 (170)
艺	43. 石门摩崖刻石及题书者 邢福壮 (173)
	44. 漫谈苗族“度戒” 陈斯林 (175)
	45. 黄流元宵灯游 于 翮 (177)
	46. 乐罗游春活动记趣 吴明迅 (181)

李德裕和他的弟子 在崖州多港峒黎村

黎兴汤

唐武宗宰相李德裕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是在海南岛北部的崖州，还是南部的崖州？自明代以来，史学界^①众说纷纭，聚讼未决，成为千古悬案。清两广总督张之洞曾指示崖州知府唐镜源咨询此事。清末举人吉大文以唐崖州为琼山之地，望阙亭在琼山为凭，上书唐镜源，说李德裕的贬谪地是在琼山；但六十二年之后，郭沫若来崖县点校《崖州志》，他又从《崖州志》记载和李德裕《登崖州城作》（又称《望阙亭》）诗中反映的地理环境，与北部的琼山不符，而跟南部的崖州吻合，又将李德裕之贬谪地定为崖城；事隔二十年，杨德春在他主编的《海南岛古代简史》一书中一反郭说，认为当时交通困难，德裕正月来琼，十二月逝世，时间短，不可能从琼山到崖城。因之，把李之贬谪地复定为北部的琼山；而后，又有许多史学界的同志，也撰文反驳郭老的观点，也把李德裕的贬谪地说是琼山。

^① 见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四，列传一百二十四。

乐东的九所——佛罗一带汉区和内区的大安、千家等地，原属崖州故土。笔者的故乡在古崖州沿海。史学界对李德裕贬所的无休止的争议，孰是孰非，引起我的探索兴趣。在主编《乐东文史》之际，我留心披览有关史志，征文考证，三上琼山，屢下崖城，深入多港峒（今乐东大安地区）实地考察，为期三月有余。据史书记载并有人证、物证和诗证，及历史传说佐证，笔者认为：李德裕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一案中的崖州，应是在海南岛的南部。李德裕和他的弟子在崖州多港峒黎村。

一、史文依据

李德裕贬到海南岛南部的崖州，是有历史记载的。

据《崖州志》·卷二十二·杂志·遗事门记：

“李德裕谪崖，居于毕兰村。后故，归葬。其弟德禧寓崖，因水冲毕兰，徙抱班。后又见抱劝田地肥饶，移居焉。今其村李姓百余家，俱化于黎。德裕遗物留存。副使李德至崖，招出验之，再三叹息。《旧志》。”《崖州志》所依据的《旧志》最早的是《吉阳军图经》。该志成书于宋代，离李德裕谪崖时间较近。这是目前发现的有关李德裕贬谪地点的最早最具体最有权权威性的历史记载。因此，只要把毕兰、抱班、抱劝三村的地址搞清了，那么，李德裕的贬所及弟子在哪也就明白了。

据《崖州志》·卷五·建置志·古迹门记：“毕兰村，相传于保平、港门之间，李卫公谪崖时居此”。

《崖州志》·卷五·建置志·乡都门记：“保平于城西八里。港门于州西南八里”。

保平与港门均在海南岛的南部。在保平和港门附近有一个西园村。吉大文《上唐芷庵刺史书》曾记载：“白敏中与段金诤书云：‘故卫公太尉^①亲朋雨散于西园，子弟蓬飘于南土’”。这可为李德裕居于毕兰村之证。西园村离毕兰村仅有两里路远。今年5月4日，笔者曾偕邢福民、邢福壮、孙其祯等同志深入西园村调查考究。这里53户，300人，李氏人家占95%。他们自称为李德裕的后裔，有家谱记载李德裕为其先人。一九六一年，邢福民同志曾偕同北京来的史学家，在西园挖掘出唐代李氏神牌多块。这里87岁的老人李文达说：“早年西园村有庙祀李德裕等五人。今庙废。”据《崖州志》·建置志·坛庙门记：“五贤祠在城西门外，祀唐李德裕，宋赵鼎、胡铨，元王仕熙，明王倬。”这与老人所说相符。保平86岁的老人张望春提供：“李德裕谪崖始居于毕兰村，但因宁远河水大改道，冲了毕兰村。李德裕便搬去多港峒葫芦门那边。”是日，我们一行五人随着老人提供的线索视察了宁远河和毕兰村。原先宁远河向东流入保平港，后因水大从铁土塘改道，才冲了毕兰村，遗址尚存。由此得知：“李德裕谪崖居于毕兰村”是在海南岛南部的搬城南边的保平与港门附近。

“其弟德禧寓崖，因水冲毕兰，徙抱班”。这抱班又是在什么地方？笔者从《正德琼台志》崖州境地图获悉，抱班在毕兰村北面，相距不到七十里的崖州多港峒境内。也就是今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乡境内。从毕兰至抱班有一条黎胞和汉商往来挑盐、贩盐的“多港间道”^②相通。需要说明的

① 李德裕官至太尉，死后封为卫国公故名之。

② 见《崖州志》·关隘。

是，古时的“抱班”，现在写为“抱板”。据这里的黎胞说“抱班”是黎语汉译音。黎语“抱”是汉语“村”的意思。“班”是“新”的意思。“抱班”即汉语“新村”。“班”和“板”是同一“新”字的黎语轻重读音。因之汉人便有“抱班”、“抱板”之汉语译记。古之“抱班”即今之抱板不疑。正如古时的“南筹”村今写为“南仇”村一样。由此可见，德禧因水冲毕兰而迁徙的“抱班”就是今日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乡境内的抱板村。确切地点是居住在抱班对面的雅孔南（黎语大树下），现有遗址遗物可资凭证。

“后又见抱劝田地肥饶移居焉”的抱劝在哪里？《崖州志》·卷十三·黎防志·村峒门记：“抱劝即多港峒，李德裕弟德禧，从抱班移居于此。今村有李阁老祠”。“抱劝即多港峒”。那么，“多港峒”在那？据《崖州志》·卷十三·黎防志·村峒门记：“崖州境山深地广，分东西二界……西黎纵横二百余里，分三、四差黎。凡一百七十有八村。四差黎环居乐安汛城（今乐东黎族自治县城南三公里农科所处有遗址）。村峒凡一百二十有八。多港、多洞、头塘……多港峒为数最大，纵横六十余里，阡陌相连……凡四坊，二十有七营。……西坊属营：喃只爱。想隆二营贴近葫芦门外东南。相去里余”。从以上记述可知“峒”是一个包含若干个村的黎境辖区。所以，“抱劝即多港峒”的提法不准确，可能是“多港村”的误记。古崖州的确有多港村。我沿着“今村有李姓百余家”和“李阁老祠”的历史线索，在多港峒内离抱班（板）南二里的地方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抱劝”所在地——喃只爱村（原称为多港村，）这里不仅有众多的李姓人家，而且还有“李阁老祠”，俗称李宰相祠。这点，清人吉大文有诗为证——

多港黎村李宰相祠^①

万里投荒客，今生入鬼门；
朝端无党羽，海外有儿孙。
冠带唐家宝，熏裳李氏村；
孤寒空下泪，南极望归魂。

据查确实“多港黎村李宰相祠”，建于今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乡的喃只爱村正东边，座东向西，背靠通项岭，左右依着后美岭和后抱岭。前面是开阔的大乐田洋，正处在多港间道葫芦门隘口的右侧位置上。据这里自称为李德裕后裔的李学坚和叔父李亚安，母亲韦亚黎，以及李氏后代李昌泰、李庆全，以及解放前在这里工作的杨仁义等人回忆说，李宰相祠很早就存在这里。祠约六十平方米。祠内有案桌，案桌上陈列神像神牌。从左到右排列：一是李德裕一个儿子骑马像，二是李德裕神牌上写“李德裕，787—850年，字文饶，河北赞皇人，唐武宗宰相。”三是李德裕神像，峨冠博带。四是李德裕妻神像。《新唐书》列传·李德裕条记：“德裕三子，长子烨，任汴梁幕府，贬象州立山尉（死于贬所）；馀子皆徙死贬所”。这里记述二子随李德裕死于崖州。又《旧唐书》列传·李德裕条记：“李德裕死于贬所崖州，孤骨未归葬，一男又没于湘江”。既然二子随贬，一死于湘江，那么从李德裕死于崖州贬所的当存一个。所以，“李宰相祠”中所祀一子骑马神像是符合史实的。“李宰相祠”中还存放大小铜钟两口。大钟下底大约直径30cm，高40cm，厚4cm。钟顶铸有印鉴和神蛤图。声响清远。小钟形似大

^① 见《崖州志》·艺文志。

钟，大约底径25cm、高30cm、厚2cm。此外，还有三瓣合成一枚约高15cm的银质印鉴。（据说吕那改得到一瓣，已失传）此外，还有诏诰和一部约厚7cm的著作，疑为①《穷愁志》。该村的群众说李宰相祠于1942年被日寇飞机轰炸着火，烧毁祠顶，并炸断李德裕神像右臂，后李氏后裔以茅草盖顶，重新祭祀。直到1958年，大破四旧，大修水利，人们才烧毁“李宰相祠”中的神像、神牌、著作、钟、印、冠带、诏诰等遗物也全部失散。祠砖拆去修建水利。至此，

“李宰相祠”夷为平地，文物荡尽。现在李学坚在旧址上建一谷仓。笔者在“李宰相祠”遗址上挖掘出祠砖多块。砖青色，长25.5cm，宽12cm，厚6.5cm，质重，坚实，一块重八斤一两。关于李德裕祠，清人刘世馨《粤屑》载：“崖州居民……熟黎多李赞皇之裔，有宰相阁，中塑赞皇像，峨冠博带，犹存唐时宰相衣冠云。”②又据《崖州志》卷二十二·杂志二·遗事门记：“李赞皇之南迁也，卒于崖州。子孙为獠族（黎族）。明正德间吴人顾朝楚为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召见其族，状与苗獠无异，耳缀银环，索垂至地，言语亦不相通。德裕诏诰尚存。《旧志》”（见插页李德裕后裔）。

从以上史书记载可知李德裕谪崖，先是居住于三亚市崖城南面保平附近的毕兰村，因大水冲了毕兰村，再迁到崖州多港峒的抱班（即今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乡抱板村），后又因抱劝田地肥沃移居到抱劝（多港）村，也就是今天大安乡的嘴只爱村居住。

《李卫公别集》卷六载李德裕在给他的表弟侍郎姚郃的

① 李德裕贬为崖州司户期间所著。

② 见《黎族古代历史资料集》。

信中写道：“开缄感切，涕咽难胜。大海之中，无人抚恤。资储荡尽，家事一空。八口嗷嗷，往往绝食。块独穷悴，终日苦饥”。这里记述了他一家八口随贬到崖州后的生活情景。又据《海南岛古代简史》记：“德裕和他的弟弟德禧及二子皆歿于崖州。但也有说其留崖化为黎人。现在乐东县多港李氏村黎人即李德裕的后裔”。今年4月间，笔者通过大安乡府作了调查统计，目前，李德裕的后裔已从原来聚居的多港（峒的抱班）村，散居到周围十三个村庄（生产队），有三百三十一家，一千六百零三人，俱化为黎人。

二、文物见证

吉大文在《上唐芷庵刺史书》中说：“唐时琼山（县）地，半为崖州半为琼州。唐李德裕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是琼山（县）之崖州。”从建置上看，这是否符合史实呢？笔者查阅了《正德琼台志》和《海南岛古代简史》，以及《黎族历史纪事辑要》等，关于海南岛的唐代建置均记：唐初武德三年，唐高祖李渊分冯盎地为八州，其中崖、儋、振三州在海南岛上：（一）崖州领县①颜城、②澄迈、③临机、④平昌。崖州州治在颜城县（即今琼山县灵山镇红丰乡多吕村）。（二）振州领县：①宁远、②延德、③临川、④陵水。振州州治在宁远县（今崖城镇南二里水南村）。（三）儋州领县：①义伦、②昌化、③感恩、④富罗。儋州州治在义伦县（今儋县）。

由此观之，初唐崖州颜城县是在今琼山县境内不错。然而，此时是在李德裕出生前六十九年。直至德宗贞元五年（789），即李德裕出生后的第二年，唐朝在海南岛上设置了五

州二十二县：

(一)崖州领县 ①舍城、②文昌、③澄迈。

(二)琼州领县 ①琼山、②曾口、③颜罗、④乐会、
⑤临高。

(三)振州领县 ①宁远、②延德、③吉阳、④临川、
⑤落屯

(四)儋州领县 ①义伦、②昌化、③感恩、④富罗、
⑤洛场

(五)万安州领县 ①万安、②富云、③博辽、④陵水。

这五州二十二县的建置一直到李德裕逝世后的唐末。这时崖州和琼山县是两个严格区分、互不统属的行政区域。琼山县是在琼州，而不是在崖州。因此，吉大文说“唐时琼山地半为崖州，半为琼州，李德裕贬为崖州司户参军，是在琼山县之崖州”的结论是不切实际的。

那么，唐时的崖城地，何不称振州而称崖州？据查《崖州志》·崖州历代沿革表记载：“崖州”名之始于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陈时代；隋后改为“珠崖”；后又改为“临振郡”；唐改为“振州”（天宝间又改为“延德郡”。乾元元年改为“振州”）；北宋定为“崖州”；政和七年又改为“吉阳军”；后又改为“崖州”；元朝改为“吉阳军”；明清两朝均定为“崖州”。因之，海南岛南部的“崖州”历史悠久，以致一提起“崖州”城，人们便知是崖城。所以，我赞同郭沫若的判定：“唐时的崖城地，何不称振州而称崖州？当是后世史学家和文学家好用旧名，以为典雅而沿用梁陈时代的旧名”。正如，清朝儋州时称“野鹤进士”的黄河清，在替他姐姐给离家二十多年、在崖州教书的姐夫解元陈圣与写的一封信家书中有“今君浮梗于东吴，俾妾出抛于